

菊壇憶往

戴綺霞口述。韓仁先筆記

(本文插圖刊封面及五四頁)

前言

戴綺霞女士是當今臺灣國劇界中，首屈一指的花旦演員，名爲花旦祭酒亦當之無愧，尤其在刀馬旦行當中，實居執牛耳之地位。筆者有幸，於民國七十二年七月間，參加救國團主辦的國劇研習會，因學習「銀空山」中代戰公主一角，被分派至戴老師的班上。當時研習會的分科教學，共分爲：老生、小生、青衣、花旦、武旦、刀馬旦、武生、淨、丑、武場等科目，由各學員依自己的興趣及能力自由選擇，每組約十來人，最多不過二十人，較冷門的只有二、三人。唯獨戴師的刀馬旦組却大爆滿，竟高達至三十餘人，多爲慕名而來；也是筆者和戴師認識的開始。後來在十二月間，又以「樊江關」一戲代表學校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國劇競賽，間藝於戴師，益親炙其教誨。

戴師豪爽直率、講義氣、有擔當的作風，在國劇圈內有口皆碑，介紹文字亦多，於茲不再贅述。唯今年八月十三日假臺北市立社教館「紀念劉大中博士逝世十週年」的國劇義演中，有戴師與劉玉麟合作的「破洪州」一戲，各報爭相刊載，說她曾與劉大中博士在美國共同演出過此一戲碼，故特具紀念意義云云。但是許多人却不清楚當初她和劉大中博士夫婦認識的淵源，故於徵得戴師同意之後，由她口述往日戲劇生涯及與劉大中博士夫婦由相識而同臺演出的經過，由仁先筆記整理以饗中外讀者。

韓仁先謹識

胎中聽戲六歲學唱

我原名戴志蘭，藝名綺霞，本籍浙江杭州，出生在新加坡。我的母親筱鳳鳴，是當時著名的梆子戲青衣演員，在懷着我的那段期間，仍然在舞臺上獻藝。所以說，我是在出生之前就已經在接受「胎教」了！我六歲起開始從母親工學戲，每天一清早就在舞臺口掛上吊索，像個空中飛人似的演練「大勝腰」、「探海」、「元寶」、「掛脚」、「雙蝴蝶」等功夫，常常從離地面一丈多高的臺口跌下來，摔得鼻青臉腫，還不敢哭出聲來，強忍着淚，爬回臺上繼續練；此外，每天還得「耗腰」、「耗腿」、「耗驕」，每樣都超過一小時以上，而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從不間斷。所以今天我這麼大把歲數了，還能在舞臺上

紮了大靠、連唱帶打，走「鷓子翻身」、翻「臥魚兒」，不至於頭昏眼花、兩腿發軟，就是從小幼工打下的基礎。

我十六歲回國，在上海登臺，青衣花旦兼唱，自己並組團在上海、漢口、杭州等地作巡迴公演。抗戰勝利後，到青島演出，正值大批流亡的難民湧進青島，衣食無着，演藝界爲籌款救濟，發起了如火如荼的募捐活動；我也參加國劇義演和「國劇皇后」的選拔。

義演榮膺國劇皇后

什麼是「國劇皇后」呢？我想當時在青島的老一輩都應該記得；就是在國劇義演中，凡捐款廿元以上的戲迷都可以得到一張選票，投給他最崇拜的國劇演員。結果選舉揭曉，我獲得了此一榮銜，心裏真是非常的感動和欣慰，畢竟自己的努力付出有了回響。

民國卅八年大陸淪陷，卅九年我自香港來臺追隨政府，加盟空軍大鵬劇團，在空軍各重要基地，作巡迴義演。一個月總有廿多天是在金門前線以及南部各空軍基地，當時演出活動都是

由「軍友總社」籌辦，我們只管演戲。及後我自組「中國國劇團」，在中山北路的山戲院演出，也經常接受勞軍、義演等邀請。尤其是孤兒院的義演活動，主辦人丁秉燧幾乎每次都會找我去。那時的老搭檔，小生總不外乎是劉玉麟、馬世昌；武生則是曹駿麟，搭配的次數多了，彼此間的默契極好，因此也受觀眾歡迎。

前線勞軍一再歷險

說起金門勞軍，那真是個令人難忘的人生經驗。值得一提的事情倒也不少。就拿其中的一件事來說吧，民國卅九年左右，我隨團到前線去勞軍，那時金門的情況非常危險，對岸的共軍晝夜不斷地發砲轟擊，當地的居民隨時都有性命之虞，所以一般藝人都不敢去冒這個險，尤其是女孩子，膽子小，更是不敢去。唯獨我是生來膽子特別大，槍林彈雨中也來去了幾回。還記得有一次我們住在招待所，晚上去演戲，等到散了戲回到招待所一看，嚇了一大跳，你知怎麼着？原來招待所的屋頂已經整個被砲火掀掉，不翼而飛啦！

還有一次是演「木蘭從軍」，我們由招待所坐小吉普車去戲院，車上只有司機、我和一個「跟包的」（幫手），那時候金門還沒有柏油馬路，所以一路行來都是黃砂遍地，結果車開到一個小山坡時，居然爬不上去，一直在打滑；我一看情形不妙，就馬上大叫：「一、二、三、跳！」三個人就一齊往車下跳，說時遲那時快，車子立刻隨着滾滾黃砂，翻了幾翻掉下山坡去了。好險

哪！我們要是晚一步跳下車的話，後果真是不堪設想！所幸路兩旁都是黃砂土，所以跳下來也沒摔着，三人就坐在路上等救兵。後來主辦單位看，奇怪！花木蘭還沒來，這戲可怎麼演？於是趕快派車子來找，才把我們三人接了去。提起金門的黃砂，有回我因為黃砂吹到眼睛裏頭，受了傷，後來蒙蔣夫人召見，我還戴着塊紗布罩，蔣夫人問我：「戴同志，妳怎麼了？」我說：「夫人，我成了『獨眼龍』啦！」

菩薩保佑未落廈門

最驚險的一次就是有回隨大鵬劇團去金門勞軍，我還是帶病上陣的，所以上飛機，他們就給我安排個雙人座，讓我躺着休息，沒想到飛機起飛後一會兒功夫，忽然聽到「轟！」的一聲，接着飛機在空中打了幾個轉，就直往下掉。這時機上亂成一團，大的哭、小的叫，還有人在拼命禱告，我病奄奄地躺在那兒，有人直推我：「戴大姐！戴大姐！您快醒醒，飛機出事啦！」我也不理會他，只是自顧自閉著眼睛默默唸經，不一會兒，飛機居然又爬昇起來，正常飛行了。等到飛機降落時，我以為到了金門了，哪知下機一看，却又回到臺灣來了。原來是那天駕駛員弄錯了方向，沒飛到金門，飛往廈門去了，被那兒中共的軍隊發現，直向我們發高射炮；老天保佑只掃到了機尾，所以駕駛員趕緊調頭飛回臺灣。後來，在機上直推我的那人說：「戴大姐！您膽子可真大啊，飛機出事您還睡的着覺！」我說我有菩薩保佑呢！

為北京人病危操心

至於這次紀念劉大中博士逝世十週年的國劇公演，乃是三月間我在復興劇校教課時，一位晚輩陳元正向我提起的，他告訴我有這麼檔子事，希望我能參加。我這一生，只要是聽到「義演」二字，又在自己健康情況許可下，一向是來者不拒，更何況我和劉大中博士原本熟識，為故人盡點心力，自然是義不容辭的事。於是當時我就一口答應，也沒問主辦單位是誰？（筆者按：主辦單位為「劉大中先生教育文化紀念基金會」）詳細情形如何？我只問了兩個問題：一是賣不賣門票？還有就是要演些什麼戲？答案是不賣票，戲碼則是以劉大中博士生前演過的戲為主。至於演員，除我之外，還有劉玉麟、孫麗弘、楊丹麗，以及一些「海光」的年輕演員。（我後來看報才知道：胡錦、魏甦等影藝界人士也有參加。）最初決定的戲碼是「虹霓關」，由我和劉玉麟搭擋演出，後來因為我在四月間老毛病又發作，怕身體吃不消，所以才改成「破洪州」。不過「破洪州」這戲裏的穆桂英還是得戴七星額子、繫大靠開打，也是相當累人的。

公演當天下午，正打算出門，突然接到一通電話，說是我的一位老友「北京人」（閻振宇先生）得了急病住在榮總，已經掛上「紅牌」了。閻先生是我卅多年的老朋友，從我們認識以來，我大大小小的戲劇照，都是由他為我拍的，所以我常笑說他是我的「私人攝影師」。至於我為什麼不直稱其名而叫他「北京人」呢？這裏頭還有

段趣事：原因是他本來就是北平人，而在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聽到人家介紹他是北京人，所以我還一直以爲他姓「北」，名「京人」呢！後來向我朋友介紹時也是這麼說的，大約是次數多了，他實在忍不住，啼笑皆非地對我說：「戴大姐！我不叫北京人，我叫閻振宇，北京是我的籍貫哪！」我這才明白。可是已經叫習慣了，也改不了口，所以就這麼「北京人」、「北京人」的叫了三十多年！因此聽到他病危的消息，一時真是心急如焚，後來匆匆忙忙趕到了社教館，慌亂間工作證又忘了帶，被警衛擋駕在門外，還是裏面的人來「解救」之後才進去的，身體不舒服再加上心情惡劣，當時眞怕自己在臺上撐不下去，還好菩薩保佑，總算是平平安安地演完了。

在美演全本穆桂英

說起我和劉大中博士夫婦，我們認識的很早，那是民國四十九年在紐約時，他們有個業餘票房，由趙世輝先生擔任社長，他是劉大中博士的「死黨」，也是能拉能唱，就是經由他介紹，我認識了劉博士夫婦。

當時他們正在籌備票房的首次公演——「秦香蓮」，請我去作義務指導，除了教戲外，在演出時也幫他們扮戲、把場，所以大夥兒都混得很熟。

菊壇憶往

那時我孤零零的一個人在美國，劉氏夫婦對我非常照顧。

後來，我在紐約「甘迺迪中心」演全本「穆

桂英」，就由劉大中先生幫忙我演楊宗保。之後又在紐約唐人街的廣東會館裏和趙世輝先生演了一次「紅梅閣」，劉大中博士司鼓。最轟動的一次是到波士頓，在劉博士執教的那所大學裏演出，也是全本「穆桂英」，觀眾反應極爲熱烈，演完後一直鼓掌不讓我們下臺，謝幕達十三次之多，場面相當感人。就這樣我們前前後後，一共合作演出了四次。

回國後，他們夫婦也經常找我去他們家聚餐、聊天，有時吊吊嗓、練練功，常在一塊兒的還有杜孃孃（杜月笙夫人，已逝）、章遏雲等人，每次都從下午唱到天黑，樂此不疲。他最後一次回國，原本是打算唱「虹霓關」、「寫狀」（「販馬計」中一折）和「羣英會」三齣戲。說好了「寫狀」找顧正秋唱，「虹霓關」和我唱，我也一直在幫他排練。

誰知道，他那時身體已經不行了，集合了臺灣所有的好角兒，就只在臺視錄了齣「羣英會」。赴美時我們去機場送行，他還一直惦记着下次回臺灣時一定要唱完其他那兩齣戲；沒想到第二年，劉博士就在美過世了，令人不勝欷歔惋惜！

爲了薪傳辦補習班

有很多人問我爲什麼要辦個國劇補習班，年紀一大把了，幹啥不享享清福，還要這麼辛苦？我就是因爲年紀大了，不趁着機會趕緊將畢生所學傳授給下一代，還待何時？再加上我連着兩

年都在救國團辦的「國劇研習會」裏擔任刀馬旦組的指導老師，看到這麼多大事青年，對國劇有着深厚的興趣，却求教無門，深恐我們老一輩的走了之後，下一代無以爲繼；如果因此而使國劇這項優美精深的傳統藝術日趨凋零，豈不罪過！所幸補習班開辦以來，教育局和各方面都頗爲支持，成員則大多是大學生、家庭主婦和從劇校畢業想繼續深造的劇校學生，其中還有一位美國人司徒讓先生和從法國來的康朝玉小姐。

想到他們千里迢迢前來我國學習這項中國的傳統藝術，能不讓我更兢兢業業、傾囊以授嗎？我們預備在今年十月下旬，演出「麻姑獻壽」和「紅娘」，到時候，要是身體健康允許，我說不定還會上臺反串「張生」一角，給其他學生壯壯膽呢！

編輯部啓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爲主，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六千字爲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



①戴綺霞與劉大中合演「穆柯寨」 ②戴綺霞飾紅娘劇照

③戴綺霞與美國電視明星麥加雷夫婦在復興劇校合影。

